香祖筆記/卷1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 ◄

香祖筆記
卷十一

► 卷十二

石林言：在建康見唐汾州刺史李暹告，開元二十年七月六日，下列銀青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兼中書令集賢殿學士蕭嵩、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光庭〈裴不書姓〉，學士結銜皆在官下，據此則集賢、翰林諸學士結銜在官上始於五代，可信不疑。

宋宰執享有高壽者五人：張鄧公八十六，陳文惠八十二，富鄭公八十一，杜祁公八十，文潞公九十二。此葉少蘊所記，尚有李文定、龐穎公二人，皆未及八十。

《泊宅編》：「歐陽子守滁，作《醉翁亭記》，後四十五年，東坡為大書重刻，改《泉冽而酒甘》為『泉甘而酒冽』，今讀之實勝原句。」此碑予乙丑過滁遊琅邪山見之，搨得數紙。

方勺引劉中壘謂「泥中」、「中露」，衛二邑名，《式微》之詩，蓋二人所作，是為聯句所起。此說甚新，然不知有據依否。

《異聞錄》：唐明皇以八月五日生。宋文貞公璟表云：「月惟仲秋，日在端午。」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。

《異聞錄》：三月為一時，兩時為一行，兩行為一季，二年半為一雙，以閏月兼本月，此謂月雙，五年再閏為閏雙。今止謂三月為一季耳。

七夕之說，自三代以來，相沿舊矣。宋太平興國中，詔以七日為七夕，著之甲令。而其後多以六日為七夕，名七夕而用六，不知起於何時，右見《異聞錄》。按《東京夢華錄》，初六、初七晚，貴家多結彩樓於庭，謂之乞巧樓。則當時初六初七兩日皆可乞巧，遂相沿而不察耳。然今並無初六為七夕之說。

文潞公帶平章事三十七年，本朝惟高陽李文勤公〈霨〉居內閣二十七年，宛平王文靖公〈熙〉在內閣二十年，二公皆為首揆最久。而王公始終恩禮之厚，尤為本朝宰臣第一，予撰《文靖神道碑》，具書之。

葉少蘊言：唐及國初京師皆不禁打傘，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，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。既有傘，又有帽，故謂之重戴。祥符後惟親王、宗室得用傘，其後通及宰相、參政。今裁帽席帽分為兩等，中丞至御史、六曹郎中於席帽前加全幅皂紗，僅圍其半為裁帽，員外郎以下則無之，為席帽。按此制似古婦人幕，今眼紗之類，而名為裁帽，不可解。又按張洎《題右丞畫孟襄陽吟詩圖》云：「襄陽之狀峭而瘦，衣白袍，靴帽重戴，乘款段馬。一童總角，負琴而從。」觀其圖，乃帽上加皂色幅巾，垂於肩後，但不似幕掩面耳，殊近裁帽之制。而謂傘與帽為重戴，豈唐、宋所謂重戴，又有殊異耶？

前備載宋太祖至仁宗四聖御押互異，《石林燕語》又記王安石作押，先橫一畫，左引腳，中為一圈，圈多不圓。時謂押歹字。予謂以歹為石，與安石為人名實亦自相副。前輩有集古名臣花押為一書者，唐謂之花書。

唐人科場率多請托，主司多隔歲預定，乃至榜帖亦有令舉子自為者，《摭言》所載，幾同兒戲。至宋初始革其弊，如范質為相，其侄杲夙受知陶谷、竇儀，而不敢就試。李昉為相，其子宗諤唱名，辭不入，被黜，文正罷相，方再登科。先進遺風，與明王忠肅、王端毅二公輝映前後，良可敬也。若秦檜、張居正之徒則反是。

宋世士大夫最講禮法，然有不可解者二：仕宦卒葬，終身不歸其鄉，一也。閥閱名家，不以再嫁為恥，如范文正幼隨其母改適朱氏，遂居長山，名朱說。既貴，凡遇推恩，多予朱姓子弟。其長子純佑與王陶為僚婿，純佑卒，陶妻亦亡，陶遂再婚范氏長姨，忠宣但疏之而已，文正輒聽其改適，不為之禁，尤不可解也。

交梨火棗，相沿稱之，未達其義。《蠡海集》云，梨春花秋熟，實蒼花白，有金木交互之義，故曰交梨，非謂交州也。

宗室紅蘭主人工詩畫，有《玉池生集》，又刻郊、島二家詩，曰《寒瘦集》。生於富貴，而其胸懷蕭灑乃爾，亦奇。又鎮國將軍博問亭自號東皋主人，亦以詩名，刻《白燕棲詩》若干卷。天潢多好學如此，足見本朝文教之盛。

佛果禪師云：「閻浮提雨淨水，具諸天相。方時大旱，雨忽降，莫知其價，此兜率天上雨摩尼也。方欲收禾，霖雨不止，此阿修羅中雨兵仗也。甘雨及時，人皆飽足，此護世城中雨美膳也。」乙酉春無雨雪，四月、閏四月，麥秋將屆，猶不雨，至五月乃沛然霑足，其後連雨，幸旋晴霽，而田家時有恒雨之懼。兜率、修羅在反掌間，信天道之難測也。

馬永卿云：常見李西台所書小詞中，羅敷作羅紾。後讀《漢書》，昌邑王賀妻十六人，其一人嚴羅紾，紾音敷。敷作紾，必有據依，當詢之攻六書者。

臧武仲名紇。紇，恨發反，字書云下沒切，痕入聲。《懶真子》云，唐蕭穎士性輕薄，有同人誤讀臧武仲名，譏之曰：「汝紇字也不識！」今俗語云瞎字也不識，蓋紇字之訛。

黃山谷名庭堅，皋陶字也，或曰即高陽氏八才子之一，字曰魯直。《懶真子》云：「慕季文子之逐莒仆，故曰魯直。」

《歸田錄》稱楊文公大年作文，則與賓客飲博投壺奕棋，而不妨構思，揮翰如飛，文不加點，門人傳錄，疲於應命，真一代之文豪。歐公一代文宗，而其推服前輩如此，益知石徂徠《怪說》之妄。且柳開、穆修之徒，視歐陽豈止如陳涉之啟漢高耶？

田元均為三司使，性寬厚，有幹請者，雖不從，必溫顏強笑以遣之，語人曰：「為三司使數年，強笑多矣，直笑得面似靴皮。」《月泉吟社》有謝詩賞答啟云：「恭惟某官，笑面如靴。」蓋用此語。不惟欠雅馴，亦本非佳語，而援以為讚頌之詞，謬矣。

取大蒜一握，道上熱土雜研爛，以新水和之，濾去滓，灌之，治卒然中暑氣閉，即蘇，見《避暑錄》。

明時稱大學士曰閣學，今但稱中堂，而稱學士為閣學。按閣學之名起於宋宣和末，陳亨伯為龍圖閣直學士，稱龍學；顯謨、徽猷二閣直學士欲效之，而難於稱謨學、猷學，乃

易閣學。然古稱大學士止曰大學，明《殿閣詞林記》又有殿學、閣學、詹學諸名。

劉原父、貢父博雅為北宋第一流，惜《公是》、《公非》二集不傳，故後世之名出歐、蘇下耳。如石林拈原父詩句云：「涼風起高樹，清露墜明河。」此亦何減元暉、仲言、襄陽、蘇州耶？

菌毒往往至殺人，而世人不察，或以性命殉之。予門人吳江葉進士元禮〈舒崇〉之父叔，少同讀書山中，一日得佳菌，烹而食之，皆死。予常與人言以為戒。又楓樹菌，食之則笑不可止。陶隱居《本草注》，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，少頃取飲，謂之地漿，可療諸菌毒。

周體觀白衡，遵化州人，順治己丑進士，以庶吉士出為給事中，外補饒九南道副使。與施愚山〈閏章〉同為江西監司，又同年也，其風流好事略相似。有《過黃州》絕句云：「不見當年劉克猷〈予壯，己丑狀元〉，西風吹淚古黃州。舊時江路能來否？落日招魂故驛樓。」殊不愧古人也。予兄叔子〈士祐〉《重經采石感懷曹梁父》二絕句云：「憶向江干惜別離，黃昏石壁共題詩。今來寂寞空江上，獨酹青蓮夜雨祠。」「禪榻何人對寂寥，短檠和淚雨瀟瀟。若為灑向寒江裏，月黑雲深欲上潮。」亦不減周作。梁父，姑孰文士，好交遊；其兄淼，字滄波，與予善。

「時聞西窗琴，凍折三兩弦」，孟東野詩也。「淨幾橫琴曉寒，梅花落在弦間」，楊慈湖詩也。「松枝落雪滿琴弦」，倪雲林詩也。「鰣魚出水浪花圓，北固樓前四月天。忽憶戴顒窗戶裏，櫻桃風急打琴弦」，予在廣陵時詩也。此詩今不存集中。

羅森字約齋〈按：此處至「舌短語音不」幾字原脫，據《清代筆記叢刊》本補〉，大興人，順治丁女進士，舌短語音不正。自縣令累官開府，所至以賄聞，為四川〈按：此「四川」二字據《清代筆記叢刊》本補〉巡撫，黷貨不已，諸子從容諫曰：「大人位中丞，齒高矣，家已粗給，何必孳孳於此？」諦聽久之，答曰：「汝曹何知，多多益善。」

八米盧郎，或云八采，說者紛紛不一。按《太平廣記》止是八詠耳。魏高祖山陵，詔魏收、劉逖、祖孝徵、盧思道各作挽詞：尚書令楊愔詮之，收四首，劉、祖各二首被用，盧獨取八首，時號為八詠盧郎。此謂哀挽，且非佳事。

董卓、曹操、吳元濟、黃巢輩，後人有為立廟者，是非羞惡之心安在？宋景祐中，南郊

赦錄朱全忠子孫。梁莊肅方監在京倉，上言全忠唐叛臣，錄之何以示勸。仁宗善之，遂見擢用。梁固賢矣，仁宗真聖主哉！

宋制，紫宸、垂拱常朝遇雨，則傳旨拜殿門下，謂之籠門。刻書始五代，固然，然石林謂唐柳比《家訓》已有之矣。

今九卿自大理、太常已下官署皆名曰寺，沿東漢之舊也。鴻臚寺本以待四裔賓客，明帝時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馱經至洛，故舍於鴻臚寺。今之白馬寺，即漢鴻臚寺舊址，後遂以名浮屠之宮，非偶同也。

王禹玉作《龐潁公神道碑》，其家潤筆，參以古書名畫三十種，中有唐杜荀鶴及第試卷。予生平為人家作碑版文字多矣，惟安德李氏以楊孟載手書《眉庵集》一部相餉耳。宋時至有督潤筆者，不以為非。唐白樂天與元微之至交，白作元誌銘，潤筆亦至五六十萬。今則諛墓之金殆絕響矣。

黃生某，廬州人，遊於吾郡，偶以偏方療疾，皆效。記其三云：治痞積方，用大葷麻去殼，一百五十個，槐枝七寸，香油半斤，二味同入油內浸三晝夜，熬至焦，去渣，入飛丹四兩成膏，再入井中浸三日夜，取出，先以皮硝水洗患處，貼之。治痔方，便後以甘草湯蕩洗過，用五倍子、荔枝草二味，以砂鍋煎水蕩洗。荔枝草一名癩蛤蟆草，四季皆有之，面青背白，麻紋壘壘，奇臭者是。治血崩方，用豬鬃草四兩，童便、清酒各一鍾，煎一鍾溫服。豬鬃草如莎草，而葉圓，淨洗用之。

今人稱先生，古人亦有止稱先者。漢梅福曰：「叔孫先非不忠也。」師古注：「先猶言先生。」又鄧先好奇計及張談先之類。後世中官稱士大夫曰老先，亦有所本。

後人妄改古詩，如謝茂秦改玄暉「澄江淨如練」之類，為世口實。惟王楙《野客叢書》改陸士衡《齊謳行》「孟諸吞雲夢，百二侔秦京」曰「八九吞雲夢，語既渾成，對又精切，確不可易也。

唐詩人張祜，字承吉，與白樂天、杜牧之同時，其詩事班班可考。《野客叢書》引祜「不信寧王回馬來」及「金輿遠幸無人見，偷取邠王小管吹」之句，以為祜目擊時事而作；又祜有詠武宗時孟才人之作云：「一聲何滿子，雙淚落君前。」一述明皇事，一述武宗事，遂疑其身涉十一朝，年且百二十歲，云云。此說愚甚可笑。唐人詠明皇、太真事者

不可枚舉，如元、白《連昌宮詞》、《長恨歌》二篇，其最著者；又如李義山「如何四紀為天子，不及盧家有莫愁」之類，亦多矣，豈皆同時目擊者耶？即祜樂府《春鶯囀》、《雨霖鈴》等作，皆追詠天寶間事，何獨疑於前二詩耶？

先大父方伯贈尚書公手書遺訓有云：「吾既無厚遺，而使汝輩過營喪葬之費，心殊不忍，虛地上以實地下，又所深惡。」云云。蓋本漢貢禹「眾庶葬埋，皆虛地上以實地下，其過自上」之語。

妻之父為外舅，母為外姑，見《爾雅》、《釋名》諸書。然今俗謂妻之父為丈人，其來亦遠。裴松之《三國志注》「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」句云：「古無丈人之名，故謂之舅。」則是南北朝已稱丈人也。《爾雅》妻黨云妻之昆弟為甥，姊妹之夫為甥。今無此稱，有稱之者，鮮不以為怪矣。

安祿山生於南陽，時李筌為鄧州刺史，夜識東南有異氣，於村落物色得之，慘然曰：「此假王也。」座客勸殺之，筌不聽。後有罪當刑，節度使張守珪奏於朝，亦不殺，遂釀天寶之禍。然則真王不死，假王亦不死也，豈亦運氣使然耶？筌即注《陰符》者。

唐蔡京假節邕州，道經湘口，泊浯溪《中興頌》所，俛俯不前，題詩曰：「停橈積水中，舉目孤煙外。借問浯溪人，誰家有山賣？」此詩未收《浯溪志》，予昔撰《浯溪考》亦遺之，偶讀《雲溪友議》，迫錄於此，用補向來之闕。

「夜夜月為青塚鏡，年年雪作黑山花」，唐人尉遲匡詩也。匡以詩干李林甫，反遭斥辱。《雲溪友議》具載其事，而未見全篇，升庵補作《塞上曲》，極工，今載集中。

予以順治十二年乙未科登第，甫弱冠，時預同年宴會，東歸後有寄友人詩云：「當年曾記鳳城頭，比舍相過盡雅遊。道政里中人似璧，善和坊北月如鉤。閑邀師子尋新曲，醉遣猧兒亂酒籌。今日相思一彈指，坐驚花事到黔陬。」後數年理揚州，寄嚴州詩云：「秋水初波枕畔流，欲將愁思寄嚴州。新安江水千餘里，何處天邊風露樓。」皆有本事。今思之已四五十年，如前塵昨夢。二詩皆不載集中，故追錄。

乾州武則天陵墓，過客題詩訕笑者，必有風雷之異。利州乃武生處，今四川廣元縣是也。嘉陵江岸皇澤寺有其遺像，乃是一比丘尼。予過之題詩云：「鏡殿春深往事空，嘉陵禍水恨難窮。曾聞奪婿瑤光寺，持較金輪恐未工」蓋用《洛陽伽藍記》瑤光寺尼工奪婿之

語以謔之，且曰：「爾果有靈，不妨以風雷相報。」已而晴江如練，微風不作，頃刻百里。豈老狐獨靈於乾陵，不靈於利州乎？記之以發一笑。李義山亦有二絕句，自注云「感孕金輪處」。

唐人最重進士科，然主司、舉子關節交通，不以為怪，乃至宗族子姓，亦不回避。如沈絢尚書主春闈，其母曰：「近日崔、李侍郎皆與宗盟及第，汝於諸葉中擬放誰耶？」絢曰：「莫如沈先、沈擢。」母曰：「二子早有聲價，科名不必在汝。沈儋孤寒，鮮有知者。」絢不敢違母命，遂放儋及第。是以朝廷名器為宗族之私恩也。今回避之例雖嚴，然亦有可議者。如翁婿舅甥不相回避，而外簾供給所等官本無關涉，凡子姓亦一體回避。如平原同年張良哉〈完臣〉為國子監助教，三科皆供事會試外簾，其子與宗姓三人引例回避，遂淹滯十年之久，詎非慎乎？唐人著族惟聞喜裴氏、滎陽鄭氏稱眷不稱房，吳興沈氏則稱葉，不詳所始。

予既選刻邊尚書《華泉集》及其仲子習逸詩，又訪其七世裔孫紹祖，請於當事，為公奉祀。歷城諸生張　　，字澄源，邊氏子佃主也。又訪其集於臨邑故家，得魏允孚刻本，為重鐫之，書來請序，並謀新公祠宇，置祭田，可謂好事喻義者，因書之。〈乙酉七月廿一日記〉

宋初收江南、西蜀，徐熙、黃筌父子皆入京師。筌畫花卉，但以輕色染成，不見墨跡。謂之寫生。熙以墨筆畫之，殊草草，略施丹粉，而神氣生動。筌惡其軋己，言其不入格，罷之。熙之子乃效諸黃之格，更不用墨，直以粉色圖之，謂之沒骨圖。畫花鳥者今有此兩種，如近日姑蘇王武，熙派也；毗陵惲壽平、金陵王概，筌派也。二派並行，不可相非，惟觀其神氣何如耳。概字安節，詩人方文{塗山}山之婿，與兄蓍字宓草皆以工花鳥擅名，詩亦不凡。蓍初名屍，概初名丐，後改今名。亡友汪鈍翁贈吳人文點與也詩云：「君家道韞擅才華，愛寫徐熙沒骨花。」謂趙凡夫子婦、文俶衡山之孫女也。然沈存中謂沒骨花乃熙之子，非熙也。

王仲至愛摩詰《黃梅出山圖》。《筆談》以為黃梅、曹溪二像，氣韻神撿，各如其為人，讀二人事跡，還觀所畫，乃知其妙。余在廣陵時，有余氏女子名韞珠，刺繡工絕，為西樵作須菩提像，既又為先尚書府君作彌勒像，皆入神妙；又為余作神女、洛神、浣紗、杜蘭香四圖，妙入毫厘，蓋與畫家同一關捩。今有以土塑木雕為人作小照者，往往逼真，亦絕技也。

京朝官三品已上在京乘四人肩輿，輿前藤棍雙引喝道；四品自僉都御史已下止乘二人肩輿，單引，不喝道。宋人喝道皆云「某官來」，以便行人回避。明代閣臣入直，嗚殿至閒禁中。今則至棋盤街左右即止，凡八座皆然，行人亦無回避者矣。

今京官四品如國子監祭酒、詹事府少詹、都察院僉都御史，騎馬則許開棍喝道，肩輿則否。予同年徐敬庵〈旭齡〉由僉都御史巡撫山東，出都日，騎馬開藤棍，此舊例也。凡巡撫入京陛見，多乘二人肩輿，亦不開棍喝引。

沈存中謂楚詞之些，蓋楚人舊俗，即梵語「薩縛訶」三字之合也。蓀即菖蒲，蕙即零陵香，蓀即白芷。又云杜蘅即馬蹄香，今偽作細辛用。

沈存中云：薊州大薊芨如車蓋，因言揚州宜楊，荊州宜荊。按揚州字從手，子云姓正此揚字，又古侯國名，今山西洪洞縣是也。如沈說，則州名當從木，非是。然存中號博物，不應有誤，當更考之。若丹陽亦稱丹楊，則自孫吳江左已來舊矣。

存中又云，淡竹對苦竹為文，除苦竹外，悉謂之淡竹。今南人食筍，有苦筍、淡筍二種，淡筍即淡竹也。或謂淡竹別自一種，蓋因本草別疏為一物耳，非是。

「急急如律令」五字，本漢公移常語。張天師漢人，故承用之，道流至今祖述。見《雲麓漫鈔》。

晏元獻為相，求擇婿於范文正，文正曰：「公女若嫁官人，則仲淹不敢知；必求國士，無如富高者。」高即文忠公弼舊名也。《孫公談圃》乃謂元獻門下常賣人王青善相人，一日夫人召相其女，遽曰：「國夫人也。」又曰：「恰有一秀才姓富，須做宰相，明年狀元及第。」夫人以告元獻，遂使人通好，云云。不知何據。

《談圃》記曾魯公七十餘病痢，鄉人陳應之用水梅花、臘茶服之，遂愈。但不知水梅花是何物。

《龍城錄》載：王宏，濟南人，與唐文皇少為同學，從受八體書；既登極，訪宏，隱去不見。此吾鄉之嚴子陵，而志乘佚不載，故著之。

俞次尚字退翁，湖州人，官屯田員外郎，與妻皆達禪理。次尚病，呼其妻曰：「我將死。

」時二子在外，妻曰：「我欲先死，君俟諸子至未晚也。」言訖奄然而化。已而諸子至，次尚曰：「吾亦行矣。」即趺坐化去。孫莘老為表其墓。此與龐公靈照事同，見《談圃》。

《舊唐書・賈餗傳》但言祖渭，父寧。《龍城錄》則云：「餗父名爽，字師道，才吏也。五十歲，棄家隱伊陽鳴皋山，著書二十卷，號鳴皋子。山中人言其仙去。子餗，亦有才，然不逮於父風。」

予為盤山釋智樸題詩，用「苗茨」字。樸疑之，書詢出處。按《洛陽伽藍記》，奈林南有魏明帝苗茨之碑。楊衒之釋曰：「以蒿覆之，故云苗茨。」

天下梵刹皆以內典字義為名，予昔奉使四方，見亦有不盡然者。如太湖道中有釣魚寺，成都青羊宮本桃花尼寺；重慶塗山上有相思寺，因山有相思竹，故名，亦可異也。

姑蘇士人家玉蟾蜍一枚，皤腹中空。每焚香，置爐邊，煙盡入腹中；久之，冉冉復自蟾口噴出。

濠州含桃閣下，劚地得石匣，匣中有巨編數帙，乃陳留鄭向所述《五代開皇紀》三十卷。乾興元年，向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為郡守，瘞此書於閣下，有銘云云，見《墨莊漫錄》。按乾興乃真宗末年年號，此書在薛居正後，歐陽修前，而世罕知者，不知尚有傳本否也。

古來武人能詩，如宋沈慶之：「微生遇多幸，得逢時運昌。朽老筋力盡，徒步還南岡。辭榮此聖世，何愧張子房。」梁曹景宗：「去時兒女悲，歸來笳鼓競。借問行路人，何如霍去病。」北齊斛律金：「敕勒川，陰山下，天似穹廬蓋四野。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。」高敖曹：「壟種千口羊，泉連百壺酒。朝朝圍山獵，夜夜迎新婦。」唐王智興：「三十年前老健兒，剛被郎官遣作詩。江南花柳從君詠，塞北煙霜獨我知。」宋曹翰：「三十年前學六韜，英名常得預時髦。曾因國難披金甲，不為家貧賣寶刀。臂健尚嫌弓力軟，眼明猶識陣雲高。堂前昨夜秋風起，羞睹盤花舊戰袍。」岳鄂王飛：「潭水寒生月，松風夜帶秋。」明郭定襄登：「甘州城西黑水流，甘州城北胡雲愁。玉關人老貂裘敝，苦憶平生馬少遊。」湯胤績：「苜蓿含花草露斑，奚奴擾擾出沙灣。塵飛大夏三千里，泥滿東風十二閑。直內銅符初上繳，征西鐵甲未東還。可憐絕代賢王手，少畫漁陽阿犖山。」戚武毅繼光：「畫角聲傳草木哀，雲頭對起石門開。朔風邊酒不成醉，落葉歸鴉無數來。但使元戈銷殺氣，未妨白髮老邊才。勒名峰上吾誰與，故李將軍

舞劍台。」右偶舉數篇，皆見英雄本色，有文士所不能道者。又如宋之劉涇、賀鑄、韓蘄王世忠，明之沐昂、俞大猷、李言恭、萬表、陳第輩，不可枚舉，孰謂兜鍪之流隻解道「明月赤團團」也。唐高崇文「誰把　　兒射雁落，白毛空裏亂紛紛」，雖俚語，亦不凡，可並謝胡撒鹽之句。

元祐間，明州士人陳生附賈舶泛海，遇風，引至一島，見有精舍，金碧明煥，榜曰天宮之院。堂上一老人，據床而坐，神觀清臞。左右環侍，白袍烏巾者約三百餘人，自言皆中原人，唐末避亂至此，不知今幾甲子也。山巔一亭，榜曰「笑秦」。問老人為誰，曰：「唐相裴休也。」山中生人參甚大，多如人形。生欲乞數本。老人曰：「此物鬼神所護惜，不可經涉海洋。山中金玉，任爾取之。」又云：《楞嚴》乃諸佛心地之本，當循習之。」復令人導之登舟，轉盼之頃，已至明州矣。右見《墨莊漫錄》〈《人參譜》〉。

天平山僧得蕈一叢，煮食之，大吐，內三人取鴛鴦草啖之，遂愈，二人不啖，竟死。鴛鴦草，藤蔓而生，黃白花對開，治癰疽腫毒尤妙，或服或傅皆可。蓋沈存中《良方》所載，即金銀花也。又曰老翁鬚，《本草》名忍冬。先方伯贈尚書府君《群芳譜》云：一名鷺鷥藤，又名金釵骨。

蜀、洛之黨亦曰許、洛，蓋以潁濱晚居許田。然東坡卜居陽羨而葬郟，未嘗一日居許也。《墨莊漫錄》云：崔鶚德符、陳恬叔易皆戊戌生，田晝承君、李廌方叔皆己亥生，並居潁昌陽翟，為許黨之魁，時號戊己四先生。蓋是時東坡及黃、秦之歿久矣，而黨論猶未息，此蜀、洛諸君子賢知之過，毋乃為紹述諸壬人所笑耶？

《墨莊》云：「濟南為郡，在歷山之陰，水泉清冷，凡三十餘處。」予按濟南七十二泉，其名具載《齊乘》，實不止三十餘也。又云李格非文叔作《歷下水記》，敘述甚詳，文體有法，惜不與《洛陽名園記》並傳。

王安石常患偏頭痛，神宗賜以禁方，用新蘿蔔取自然汁，入生龍腦少許，調勻，昂頭滴入鼻竅，左痛則灌右鼻，右即反之。

米元章論書云：「江南吳完、登州王子韶，大隸題榜有古意，吾兒尹仁與之等。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書大字，更無辨。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。」按尹仁即友仁也，今人止知其畫，尹知書，則知之者益鮮矣。

元章論唐人書最不喜柳，雲柳出歐陽，而為怪醜惡劄之祖，自此世人始有俗書，其弟公綽乃不俗。予昔兩至成都，謁武侯廟，廟有裴度撰碑，公綽書也。

宋時製墨名家，有潘谷、陳贍、張谷，又有常山張順、九華朱覲、嘉禾沈圭、金華潘衡；宣政間有關珪、關瑱、梅鼎、張滋、田守元、曾知唯、桐柏張浩、河東解子誠、韓偉昇，可與李氏父子相甲乙。

藏書之富，有宋宣獻、畢文簡、王原叔、錢穆父、王仲及、荊南田氏、歷陽沈氏、譙郡祁氏、曾攵彥和、賀鑄方回。

乙酉，有書賈來益都之顏神鎮，攜蘇過叔黨《斜川集》，僅二冊，價至二百金有奇，惜未得見之。

《野客叢書》云：或有書是非字為氏飛者，固好奇之過，然不可謂無所本。以氏為是，如《漢志》「至玄孫氏為莊王」是也；以飛為非，如漢碑「飛陶唐其若是乎」是也。

昔人謂江左禁書疏往來，故右軍帖多稱死罪，以當時有禁也。然孔廟漢碑魯相奏記，司徒司空府首具年月日魯相某等叩頭死罪敢言云云，末又云某惶恐叩頭死罪。又孔文舉、繁欽、陳琳諸人皆用之，則非自右軍始矣。

世疑桑欽著《水經》成一家言，何以《後漢・文苑》不為立傳。陸儼山引《漢・孔安國傳》，徐敖以《毛詩》傳塗渾子真，子真傳桑欽君長，當是西漢末人。

《康節外紀》云：「邵某與常秩同召，某卒不起。」又云：「王介甫方行新法，天下紛然以為不便，思得山林之士相合。秩引對，因盛言新法之便，乃除諫官，以至待制。帝浸薄之，而介甫主之，不忘秩之本末如此。不知永叔何為取之？」

「行盡江南數十程，曉風殘月入華清」，宋人杜常詩也。按常為昭憲皇后族孫，第進士，歷官工部尚書；而《霏雪錄》以為杜牧詩，誤矣。《畫墁錄》云： 「神宗聞昭憲之家有登第者，甚喜，有旨令上殿。翼日，謂執政曰：『杜常第四人登第，卻一雙鬼眼，可提舉農田水利。』」即此杜常也。